

那时候，
在百姓的心上，政府也要收税，
招商局成了头等大事。

PEOPLE POLICE

人民警察

程琳 著

第二部

PEOPLE POLICE

人民警察

程琳 著

第二部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民警察. 2/程琳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02-008965-9

I. ①人… II. ①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99268 号

责任编辑 周昌义 徐子苒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58 千字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1.125 插页 1

版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8965-9

定 价 3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第一章

1

毕竟是来找小姐，陈文心里多少有些异样。他是第一次到大众浴室来洗澡，这之前，只知道这里有小姐，至于如何下手，陈文还很茫然。

20 世纪 90 年代，林河这里卖淫嫖娼还偷偷摸摸。不像现在洗完澡往大厅里一坐，那些伪装成按摩师的小姐会主动过来勾引你。那个年代的大众浴室连个休息大厅都没有，生人第一次来嫖娼可能连门都找不到。

陈文从走进浴室脱衣服到光着腚洗澡，没发现有小姐的迹象。他慢吞吞地泡着冲着洗着，直到他来到角落里开始搓澡了，才总算找到了门路。

给陈文搓澡的姓王，年龄要比陈文大很多。这个老王看陈文鬼鬼祟祟的样子就猜出八九。只是陈文白白净净怎么看都不像个嫖客。怕引起误会，老王便主动把话题往这儿引：“一会儿洗完澡，我给你找个按摩的按按吧？”

陈文没吱声，但表情很害羞。老王心里有数了，他用那样的眼神继续说着：“给你好好按一按怎么样？”

陈文十分难为情：“不用了吧，你给我搓搓就很舒服了。”

老王说：“我搓的哪有按的舒服呀！你放心，我找的保证让你满意。”

话说到这个份上，陈文也不能再装了，他小声地问：“那要是按的话，得多少钱呐？”

老王说：“这得分你怎么按，戴套的三百，不戴套五百。”

陈文说：“戴不戴套区别这么大呀？”

老王说：“当然了。戴套就像是穿着雨衣在洗澡，你想能舒服嘛。老弟，我要是你，我就花五百，弄不戴套的。”

老王是在忽悠陈文，戴不戴套都是三百。他看出陈文应该是新手，想借机多提些回扣。

洗完澡，老王领着陈文从浴室西侧的楼梯上了楼。这个楼梯要经过一个小门，不知道的，还真不太好找。

陈文被老王安排进了一个房间。房间很正规，像是宾馆里的那种标准间。老王说：“你先休息休息，我去给你选一个好的。”

老王离开后，陈文从包里掏出个手机开始打电话。手机是可以翻盖的那种摩托罗拉。在公元1995年，这样的手机还是身份的象征。陈文打完电话，小姐到了。她进屋对陈文说：“你好，我叫丽丽。”

丽丽穿着旗袍，皮肤很白很嫩。看着确实不错。陈文说：“丽丽你好，我叫陈文。”丽丽说：“你不用告诉我真名。”丽丽边说边开始脱衣服。陈文说：“你别脱。咱们先说说话可以吗？”丽丽笑了：“你是第一次来对不对？”陈文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丽丽说：“我能看出来。你是个老师吧，你看你这个手多白呀，都快赶上我的了。”她边说边抚摸起陈文的手，“老师，你别怕。你只管躺在床上。我给你弄冰火两重天。”

陈文问：“什么是冰火两重天？”丽丽简单地说了说。虽然说得简单，却听得陈文心潮起伏。

丽丽摸完陈文的手，就要摸陈文的腿。陈文说：“你们这里安全吗？”丽丽说：“安全。我们这里的老板可厉害了。公安局从来都不抓。”陈文说：“是吗？”丽丽点了点头：“我们这儿可火了。不信，你听。”这时，隔壁传来女人的呻吟声。丽丽说：“这是贝贝，她的声音可大了。”

陈文说：“丽丽呀，你们也挺不容易啊，每天要接待很多客人是不是？”

丽丽说：“可不是嘛！”

陈文看了看表，丽丽以为陈文着急了，就伸出手去摸陈文的关键部位。但陈文却急忙站起身问：“你们这里的卫生间可以用吗？”

嫖客进房间都很迫不及待，陈文总推三阻四，丽丽终于感觉出不对劲了，她瞪着陈文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陈文说：“我是老师啊。”

丽丽说：“你是警察派来钓鱼的对不对？”

陈文说：“我不是。我真的是老师。”

丽丽转身要向外跑，陈文一把抓住了她的头发。丽丽刚要喊，陈文就捂住了她的嘴。

这时，门外的走廊里传来了混乱的脚步声以及噼里啪啦的踹门声。隐隐约约地陈文还听到宋男在大声地喊道：

“都不准动，我们是警察。”

卖淫嫖娼即便是如今，警察也不太好抓。

小姐与客人单独在房间里捅捅咕咕并不违法。小姐说，我在按摩，客人说，我在休息。按摩休息是法律允许的。只要小姐不露屁股，客人不露老二，警察进屋了，两个人都不犯毛病。

想要找到证据警察只能当场抓“现行”。为了抓“现行”，那个年代，警察经常派些“钓鱼”的假装嫖客混进去。

陈文是刑警大队的教导员，按理说，他这种身份不应该来假装嫖客。但今晚，陈文带来的这些警察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。他们都没结婚，有的连女朋友都没有。陈文只好“以身作则”。参加行动的这些警察，都没抓过嫖客妓女，行动开始后，一律像抓抢劫杀人犯那么抓。

有的嫖客光着腚就给戴上了手铐。大冬天往车里押，嫖客们外面只披着件羽绒服或者棉大衣，一个个冻得直咧嘴。

妓女、嫖客被带回了刑警大队，连夜搞审讯笔录。年轻警察刚刚参加完培训，陈文怕笔录搞不明白，让宋男领着去搞。

宋男是警官大学毕业的本科生，陈文本以为宋男会把笔录搞得漂漂亮亮。可搞了一份，就把陈文的鼻子气歪了。

陈文把笔录摔在宋男的脸上：“你这写的什么呀？‘把我的小便放进了她的小便里。’”

宋男说：“嫖客就是这么说的呀！”

陈文说：“嫖客这么说，你就这么写呀？你写黄色小说呢！”

宋男在警官大学的专业是新闻，他对公安业务不是很熟。毕业这两年，他一直在刑警大队秘书科搞材料。

陈文教育宋男：“搞笔录跟搞材料差不多，不能什么都写，你要写在点子上。”

怕耽误事儿，陈文让宋男负责去抓老六，他亲自搞笔录。

丽丽真名叫叶纯燕，她被带到陈文的办公室后，腿还在一个劲儿地哆嗦。卖淫嫖娼是治安案件，平时都是治安科来抓。治安科抓的时候都很文明。连手铐都不戴。抓来一般也就罚款了事儿。

陈文对叶纯燕说：“我们这里是刑警大队，你不要想着交两个钱就能出去。如果你不听话，今晚就把你送进去！”

叶纯燕说：“我一定听话，我一定听话。”

陈文说：“你们这里一共有多少小姐？”

叶纯燕有点不解。搞卖淫嫖娼笔录一般只问两个人发生关系是否有金钱来往。但陈文这么问似乎是有特殊目的。

见叶纯燕犹豫，陈文猛地拍了一下桌子：“你哑巴了，我问你话呢！”

此时的陈文瞪起了眼睛，与冒充嫖客时判若两人。叶纯燕老实了，接下来，陈文问什么，她就乖乖地说什么。

给叶纯燕做完笔录，陈文又让人把搓澡的老王带了进来。

老王过去没被抓过，见到陈文就说：“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是警察。你放了我吧，我是一个搓澡的。”

陈文说：“你不光搓澡，你还拉皮条对不对？”老王本来想抵赖，但看到陈文的办公室挺像样，就小声地问：“警察同志，你是领导吧？”陈文掏出了工作证递给了老王：“我是刑警大队的教导员。”老王问：“教导员是干什么的？”陈文说：“教导员相当于大队长。”老王听完给陈文跪下了：“大队长同志，我再也不拉皮条了。”陈文说：“你赶紧起来。”老王起来后一把鼻涕一把眼泪。

陈文说：“老王，你想让我放你，你得有立功表现。我问你什

么,你就得说什么。”

3

公安局夜里闯进大众浴室时,老六在外面喝酒。回来后见嫖客小姐被警察抓走,也没太往心里去。干这种生意,这都是难免的。老六准备问完情况,就拎着钱到公安局来交罚款。但当他得知夜里来的警察是刑警大队,就想跑到外地躲起来。可他刚刚走出大众浴室,就被几个警察围了起来。

宋男用电筒照着老六,一边照还一边拿出照片看。

宋男说:“没错,就是他。”

老六一看这架势,转身想跑,宋男对着老六的肚子来了一拳。

宋男在警官大学时经常和警卫专业的学员练散打,拳头功夫十分过硬,一拳好悬没把老六打晕了。老六捂着肚子蹲在地上,半天没起来。

老六被带回刑警大队直接关进了审讯室里。天快亮了,才被带到陈文的办公室。

陈文和老六很熟悉。十年前,老六在林河是一个不出名的小流氓。后来大流氓毙的毙、跑的跑,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老六却在社会上成了人物。

老六戴着手铐站在陈文的面前,满脸委屈:“陈大队,这是干吗呀?”

陈文说:“对不起,对不起。”他打开老六的手铐,还为老六点燃了一支香烟。

老六抽着烟,心里却越发恐慌。

陈文在老六这些人眼里是个阴险的警察,他对老六越好,老六

心里越没底。

五年前，老六因为坚持要告陈文的师傅金伟，以至金伟后来含恨死去。老六估计，陈文这是为金伟报仇。

老六抽着烟，无限悲伤地对陈文说：

“陈大队，过去吧，我不懂事儿，那时，我告金伟，真的是何涛在背后捅咕……”

老六提起金伟，让陈文的内心十分凄凉。搁过去，陈文上去得狠狠踹一顿老六。

陈文说：“你别多想，我今天抓你，与金伟无关。”

老六还说：“陈大队，不信你打听打听，这几年，我年年过年都去金伟家去看他媳妇……”

陈文火了：“老六，我禽你姥姥，你再磨叽，我对你可不客气了！”

陈文骂了人，老六心里却放松了。他不怕陈文发火，就怕陈文那一脸的笑容。

老六说：“陈大队陈大队，别急眼呐。”

陈文拍了老六脑袋一下：“你现在简直像个娘儿们。”

老六说：“没办法啊，我现在周围全是娘儿们。你说我能不能吗？”

聊了几句闲话，陈文的气消了，他和老六心平气和地解释起来：“金伟的事儿和你没关系，我早就知道。再说了，就算有关系，我也不能这样去收拾你啊。老六，这个妓院你开能有一年了吧？要想收拾你，我能等到现在吗？我管着这么多中队，想要收拾你，还用我亲自动手吗？”

老六想想也是。他问陈文：“那你这是……”

陈文说：“我是没办法。”

陈文找出一份文件，递给老六：“年底了，我们公安局搞了一个为企业排忧解难大行动。你看，给我安排的帮扶企业是化工二厂。这个厂已经两个月没给工人开工资了……”

老六明白了：“陈大队，你不用说了，你就说需要多少钱吧？”

陈文说：“局里给我的指标是六万。”

老六说：“我给你十万。”

陈文说：“不用，你拿六万，我完成指标就行。”

老六说：“剩下的钱，你留着吧。”

陈文说：“我留着，你好到纪检委告我是不是？”

老六说：“我对天发誓，今生今世，我再告警察，我死爹死妈！”

陈文说：“行了，你爹你妈都死一百回了！”

陈文与老六说完钱数，开始给老六做笔录。

老六说：“我让人把钱直接给你拿来，我开妓院的事儿，就别追究了。”

陈文说：“不追究你开妓院，收你六万块钱，我不得犯毛病啊。”

老六说：“你这套打法，和治安科好像不太一样。”

做完笔录，陈文让老六签字时，老六有点担心了：“你这里说我涉嫌组织妇女卖淫，这个罪是不是挺重啊？陈大队，你这是要借机收拾我吧？”

陈文又瞪起了眼睛：“白和你解释这么多了，要收拾你，我不早收拾你了。”

见陈文又发火了，老六又放下心来：“陈大队陈大队，你别急眼，我现在就签字。”

卖淫嫖娼属于违法，一般都是治安拘留罚款。如果组织卖淫就是刑事犯罪了。情节严重的都可以判死刑。当然了，法律虽然这么规定，但在那个年代，因开个妓院就给枪毙，在全省还没有先例。

第二天，陈文就这个案子，向大队长阎勇汇报时，阎勇十分惊讶：“你的意思是把老六毙了？”

陈文说：“对呀！把老六毙了，林河再也没人敢开妓院了。”

阎勇说：“问题是老六够毙吗？”

陈文说：“够。”

陈文把昨晚搞的审讯笔录一一递给阎勇，阎勇逐一认真地看着。

陈文说：“组织妇女卖淫十个以上就算情节严重。”

阎勇说：“情节严重的多了，难道都毙吗？”

陈文说：“先毙一个，其他的就没了。”

阎勇说：“案子要是这么个搞法，我觉得有难度。”

阎勇过去一直在外县，去年，大队长曹凯被提拔为副局长之后，阎勇才被调来。陈文在大队是教导员，他在大队分管秘书、政工等机关科室，不参与办理案件。现在陈文突然搞了这么个案子，阎勇很是为难。

阎勇说：“陈大队，这个案子，你和曹局商量了吗？”

陈文说：“我不能隔着锅台上炕，我得和你先商量啊。”

阎勇说：“这样吧，你去请示一下曹局，看看他是什么意见。”

曹凯提拔副局长因文凭遇到了麻烦,陈文没少帮着下功夫,他甚至到省里找了郑建国处长。曹凯最终顺利地提拔后,他与陈文的友谊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私下里,曹凯对陈文总是老弟长老弟短。

陈文为此还有些不好意思,他对曹凯说:“曹局,我帮你是有私心的。我以为你走了,我就能接替你呢。”

这些话陈文不说,曹凯还真这么想,但陈文说了,曹凯就不这么想了。这些年,他总认为,陈文无论做什么,都有着很强的目的。

所以,当知道陈文想要把老六毙了,曹凯不像阎勇那么惊讶。

曹凯说:“老六这个王八蛋确实该毙!”

陈文十分高兴:“曹局,这么说,你同意我搞这个案子了?”

曹凯说:“同意是同意,但这个案子,我不建议你亲自去搞,你毕竟是大队的领导。”

陈文说:“老六敢开妓院肯定上上下下维护了不少关系,如果我不亲自搞,这个案子估计很难办。”

曹凯说:“你亲自搞,社会对你会有议论。因为老六,你师傅金伟死了。你要是直接搞这个案子,大家会认为,你是在为师傅报仇啊。”

陈文说:“我就是想让大家这么认为。你想,大家要是这么认为,谁还敢来走后门。”

曹凯说:“可这样一来,社会该怎么看你呀?”

陈文说:“我是警察,我还管社会怎么看我啊。曹局,你不用为我担心了。现在,咱们林河的卖淫嫖娼是越来越严重了,如果不把老六这种人狠狠地打一下……”

曹凯说：“老弟，你搞这个案子，罗局是不是已经知道了？”

陈文既没说知道也没说不知道，他只是一个劲儿强调卖淫嫖娼的危害性：“你不知道，昨晚吧，我亲自进去了。有个叫丽丽的小姐进了我的房间，那个温柔啊，这么说吧，如果我不是警察，不是共产党员……”

曹凯说：“昨晚你去钓鱼了？”

陈文说：“我带的都是年轻警察，我要是不进去……”

曹凯说：“陈文，你告诉我，这个案子，真的是罗局让你搞的吗？”

陈文说：“对呀！”

6

陈文是教导员，正规称呼他应该是陈教。但陈文喜欢别人叫他陈大队。虽然陈教、陈大队都是正科级别，但社会人搞不清楚。陈文过去在社会上威震一方。那时，只要提陈哥，所有混社会的全都规规矩矩。但陈哥要是一下子成了陈教，很多社会人就认为陈文管不着他们了，陈哥的名声要大打折扣。

但陈大队则不然。大队长就意味着有更大的权力，这要比陈哥名声更响亮。

五年前，陈文从副科提为正科完全是因为他成了全市的共产党员的一面旗，但陈文对这面旗并不在意。

内心深处，陈文最在意的仍然是他作为警察在社会上的威望。只要那些混社会的地痞流氓见到他依然像过去那样被吓得浑身发抖，陈文才感到无比的舒服。

所以，当得知曹凯准备提拔副局长之后，陈文好一阵兴奋，他

认为,无论是凭能力还是凭资历,他都有资格接替曹凯成为名副其实的陈大队。可曹凯提了副局长之后,接替他的却是从外县来的阎勇。这种结局连曹凯都没想到。事后,曹凯安慰陈文:“老弟,别着急,也许,罗局对你另有重用。”

7

公安局食堂的伙食不错,中午吃饭的干警很多。大家嘻嘻哈哈边吃边谈笑风生。但如果局长罗浩然来了,食堂里就变得肃穆起来。尽管罗浩然平易近人,总想和干警坐在一起,但大家都尽可能地躲着他。一来二去,罗浩然自己也感到别扭。

按理说,罗浩然中午没必要到食堂来。每天想请他吃饭的能排成队,但罗浩然很少到酒桌上应去应酬。

不上酒桌又不好到食堂,中午吃饭成了问题。陈文深知罗浩然的苦衷,他主动为局长排忧解难。

靠近郊区有一家国勋小吃。饭店很小,却很干净。主打菜是豆腐脑。罗浩然很爱这一口。隔三岔五,陈文就开车拉着罗浩然到这个小吃店来吃一顿。

饭店偏僻,社会上有头有脸的都不到这里来。陈文又是开着普通的212北京吉普车。普通人不会留意这一老一少会是公安局里显赫的人物。所以,罗浩然到这里来吃饭既舒服又放松。

很多年前,陈文就陪着罗浩然吃吃喝喝,两个人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密切。但陈文始终牢记郭玺的教诲:

“领导给你脸,你不能给脸不要脸。”

所以,陈文对自己要求很严,从没因局长对自己亲近就忘乎所以。在局长面前,过头的话从没说过。倒是局长罗浩然和陈文却

越来越随便了，什么话都和陈文说。

一个月前，罗浩然对陈文说：“方世宝去嫖娼让派出所给抓住了。他被抓住之后吧，始终不敢露身份，他以为交两个钱就拉倒了，结果……嗨！”

方世宝是西城区的副区长。

陈文说：“区里知道了？”

罗浩然说：“市里都知道了。这下方世宝彻底完了。”

陈文说：“按理说方世宝不应该啊，他的妻子我见过，很年轻啊。”

罗浩然说：“他那是后找的。这个方世宝啊就好这个。”

两个人谈论方世宝时，很自然地谈到了林河市的卖淫嫖娼。

罗浩然有些气愤：“现在简直太不像话了，竟然有人敢开妓院。”

陈文说：“可不是嘛，那个老六我听说都开有一年了。”

罗浩然说：“真是无法无天。”

陈文说：“确实是无法无天呐，搁十年前，老六要是敢开妓院，我都能用冲锋枪把他突突了。”

十年前，要是赶上第一次严打，老六这样的，真有可能就被当作老鸨枪毙了。那时共产党是真不惯孩子，别说开妓院，妓女都罕见。

陈文的话让罗浩然有了同感。他最后说：“你回去和你们阎大队说说，不行找个机会打一打卖淫嫖娼吧。”

8

罗浩然给陈文打电话，他要听一听那起涉嫌组织妇女卖淫案

的汇报。陈文带着全部卷宗兴冲冲地来到了罗浩然的办公室。

罗浩然说：“你搞这么大的案子怎么事先没和我说呢？”

陈文说：“我想等到侦查终结以后再和您说。”

罗浩然说：“昨天夜里，你带哪个中队去的？”

陈文说：“哪个中队我都没带，这些日子，我不是负责训练那些合同制民警嘛，我带他们去的。”

罗浩然说：“你还亲自去冒充嫖客是吗？”

陈文说：“是。”

罗浩然一边询问一边认真地翻看着卷宗。陈文站在旁边不停地说这说那。他说他为什么要亲自冒充嫖客，还说他为什么要拿老六开刀。但陈文说得正欢的时候，罗浩然却把杯子里的水泼在了陈文的脸上。

9

看着陈文一脸的茶水，曹凯十分歉意：“老弟，我和罗局说这个事儿可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让你别亲自搞这个案子。”

陈文一边擦着脸上的茶水，一边还为自己辩解：“明明罗局亲口说要打一打嘛。”

曹凯说：“罗局告诉了我，他是让你转告阎大队，他是想让阎大队打。”

陈文脸上的茶水都淌进了脖子里，显得有些狼狈。

陈文没话找话：“曹局，罗局都和你说什么了？”

曹凯说：“罗局让我狠狠地打你一顿。”

陈文说：“那你就打吧。”

曹凯没打，帮着陈文擦掉了脸上和脖子上的茶水：“老弟啊，